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轟天雷 第七回 登長城少年雪涕 見宗室北山處館

話說復疇在二西堂住下，同帳房屠先生閒談。屠先生道：「華兄，這裡上海是有名的繁華世界，你為何不出去玩一會兒？」復疇道：「我街道不認得。」屠先生道：「吾同你出去喝一碗茶吧。」二人便走到三萬昌來，沿窗坐下，堂倌泡上茶。復疇憑欄觀望，果然車水馬龍，行人絡繹。屠先生指東說西，二人正看得高興，復疇忽覺背上有人拉了一下，忙回頭看時，哎喲一聲。原來是衢州城裡的一個拜盟弟兄，姓符，號絨之，忙拱手施禮。符絨之拉復疇在自己泡茶一邊坐下，笑問道：「你為何到此地？」復疇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一言難盡。吾久不得你的信息，正想找你苦。你現今在這裡做什麼勾當？」絨之道：「吾從陳道台出來，承他厚意，薦我到大馬路化敦洋行裡做管帳。今日禮拜無事，出來逛逛。吾與你別後三年了，這三年內，做些什麼事？」復疇便將如何進羅家，如何見乾蠱，乾蠱如何器重，如何觸怒三太太，三太太如何囚乾蠱，自己畏罪而逃的一席話，原原本本對絨之訴說了。又道：「吾志不成，倒害了乾蠱。」

絨之道：「這是你自己呆申了皮了。你若自己想好處，盡著忘本的奴顏婢膝去奉承三太太、羅公子，也不必將替祖宗復仇這句話在我跟前裝個門面。你若真個不忘記祖宗大仇，就應拼自己性命，乘夜潛入羅家內堂放火，把這不義之財，燒個乾淨。祖宗的仇也復了，你族中的氣也雪了。」復疇忙搖手低聲道：「這如可使得，這如何使得。」絨之道：「照你意思，便烏頭白，馬生角，也不能成功。據我看起來，乾蠱那人，也不是東西，現在要借你除三太太，三太太沒了，你便烏盡弓藏了。」

復疇長歎不語。絨之道：「這事且休提。你如今在外面東飄西蕩，也不是事體，不如同我去見見洋東，留你住下，幫幫吾忙吧。一年開還你一二百塊錢的薪水，你無家無室，儘夠用度了。」復疇聽得，想了一想道：「既如此，奉托吾兄在貴東家面前吹噓吹噓，吾明日去見你吧。」絨之道：「正好，你現寓什麼地方？」復疇說了。絨之道：「吾明午去看你，今夜已不早，吾要走了。」說罷，匆匆下樓而去。

復疇同屠先生回到二西堂。復疇胸中有事，睡到牀上，心頭似轆轤萬轉，哪裡睡得著。到天微明，方朦朧睡去。不多時，忽聽店內眾伙計聲音嘈雜，不覺驚醒。揩眼看時，午日瞳瞳，已是開飯時候了。復疇起來，胡亂洗過臉，吃了飯，只見符絨之進來，復疇忙招呼坐下。絨之道：「我昨夜回去，在洋東西前給你說了。洋東說很好，他正要上北京去，帶你去做個書契，每月開支薪水三十元。你願去不去？」復疇道了費心，忙說：「去的！去的！」絨之道：「你今日須同我去見見東家，晚上就來搬行李。在這幾日內就要動身了。」復疇諾諾連聲，忙換了衣，同絨之出門，叫了二輛東洋車，到大馬路口沿浦灘倫敦洋行。只見外面都是磚砌的短牆，裡面樹木陰森。復疇、絨之下了車，進門來，中有洋樓三座。二人到左邊一座坐了。

中間陳設器具，光怪陸離，復疇不住的贊歎。絨之叫西崽請密司忒維愛司。不多時，聽咯咯的行步響，絨之道：「密司忒來了。」忙立起走到門口，復疇跟著站立。只見一個四五十歲的洋人，推門而進。一身黑服，眼架金絲眼鏡，口叼雪茄煙。絨之忙脫帽說了幾句洋話，又叫復疇也脫帽施禮。那洋人微微點頭招呼，咕嚕咕嚕說了幾句，復疇一些不懂，都是絨之代說了。西崽進來說，馬車在外邊等候已久，洋人便出去了。復疇急問說的是什麼？絨之道：「他後日就要動身，喚你同翻譯甄老練隨行，你這局事已著實了。」

復疇大喜，到絨之房內，只見收拾得也還整齊，復疇便叫西崽到二西堂取了行李，同絨之住在一房。到了第三日，就跟維愛司上太古輪船到天津。所有交涉文件，都是甄老練致意，復疇起稿寫錄。不數日，維愛司完了公事，忽動遊興，問甄老練道：「你們中國有個萬里長城，不是在北邊麼？」老練轉問復疇，復疇便將秦始皇的故事說了。老練用英語告訴維愛司，維愛司便吩咐老練向棧房打聽路程，僱定大車二輛，轎車三輛，將隨身行李裝上，重大的仍留棧內，叫西崽看守。維愛司帶甄老練、華復疇及西崽四名起程，路上村落稀少，黃沙決滯。維愛司覺得北方風景與南方大異。晝行夜宿，不數日，村落愈少，到處荒漠，遠遠望見前面幾座大山。車夫道：「那邊便是萬里長城了。」維愛司吩咐驅車上山，到了城根，先有三輛車停著。眾人看那城牆巖絕，壁立萬仞；下車拾級而升，登高遠望，塵高天遠，蒼茫一色。那城外的風景，還要比城裡荒涼些。二人遊歷了一會，遠遠忽見有兩個人走來。維愛司用千里鏡一照，道：「呵呵這些人。」老練道：「想定是也來遊玩的。」

復疇道：「剛才城下那兩輛車兒，準是他們的。」三人迎上去看時，一個穿著海虎絨一口鐘，年約二十餘歲，英姿颯爽。一個穿棗紅珠皮馬褂，藍呢棉袍子，身體短小，面目不揚，含著一股愁慘氣象。復疇聽二人操吳語往復辯論，依稀有些懂得。那少年歎氣說道：「中原的王氣盡了，如此山河，難道坐觀它陸沉麼？」便接著吟道：「漢家陵墓在西山，迢遞居庸直北還；半夜鬼神通出護，千年松柏許誰攀？帶刀衛士今登壘，放馬胡雛任人關；列聖齋宮氛？惡，可憐霜露濕龍顏。」

復疇聽了，不覺點頭。雖不曉得這詩是何人所作，卻微會詩意。又聽那人吟道：「日落煤山收王氣，雲霾宣武駐天驕。」

又吟道：「刀筆未全更漢史，衣冠有意厭華風。」長歎一聲，拉那穿藍呢袍子的下去了。復疇正估量這二人是何等人物，見甄老練催維愛司下城，便也同下，上車投宿去了。

如今且將那二人表明，一人是後來出色人物，現在合眾國遊學，他的事業，這《轟天雷》敘不到他。一人便是書中主人荀北山。話說北山那年到了漢口，第二年就進京考散館，授職編修。那時莊仲玉、齊燕樓、汪鶴齋、樂伯蓀一班好朋友，都不在京。北山一人住在會館，便覺寂寞起來。恰巧有個故人的公子，約了同游長城，北山雖同那人脾氣不合，卻自己也想去閱歷閱歷，便應承同去了。這次回來，已是十月。那日到了會館，長班稟道：「羊都老爺來拜過。又聽說樂老爺昨日已帶家眷到京，現住際會堂。」北山大喜道：「知道了。」忙趕到際會堂，與伯蓀相見。二人各訴了別後情事。伯蓀道：「你現在一人住在會館麼？」北山道：「正是。吾頗覺寂寞，你尋得房子，吾要和你同住。」伯蓀道：「也好。但你從前的脾氣，可好些麼？」北山道：「吾在應酬場中走走，覺得好些。但心裡發煩時，不知不覺露出故態來，這是沒奈何的。」

二人說一會，北山辭了出來，便去回拜羊都老爺。原來羊都老爺替北山謀得一館，是一個宗室家裡。那人姓年名映，便對北山說了。北山要與伯蓀商量，羊都老爺道：「這有什麼商議處，你初時不是說要個館第麼？吾給你尋得一家宗室，也就不委屈你了。」北山不則聲。少頃，卻又應了。羊都老爺道：「即如此，吾去說定，教他們挨年送聘帖好了。」便舉茶送客。

北山回到會館，肚裡思量一會，又在燈下看了一會書，不覺煩躁起來，想道：「吾好好的娶了夫人，有財有貌，又逢著不體貼人情的丈人、丈母，不許我在家過快活日子。如今在外面東飄西蕩，吃盡辛苦，吾想要這翰林何用？」又轉念想道：「不是翰林，也不能給貝家對親，況現在雖然吃苦，只要得了差，放主考學政出去，那時去接吾那夫人，丈人、丈母也就沒得說的。忽又想京中的窮翰林車載斗量，等到發疏齒豁，還開不著坊，吾倘象他們的樣子，如何好呢？」想到此，覺心中一酸，眼淚撲簌簌的掉下來。要想尋伯蓀去談談，便走出會館。長班道：「荀老爺，天已不早，不必出去了。」北山不應，三腳兩步，趕到際會堂來。那時伯蓀已睡，忽聽蔡升進來稟道：「荀老爺來這裡看老爺。」伯蓀因風塵辛苦，朦朧欲睡，便說道：「請荀老爺回去，明日來吧。」蔡升去說了，不多時，又進來說道：「荀老爺不肯去，定要見著老爺。」

伯蓀知他瘋性發了，忙穿衣拖鞋起來，走到院中，見北山正在門口探頭探腦。伯蓀笑問道：「你這時候還來做什麼？且到客堂上去坐。」二人到客堂上坐下，北山將羊都老爺薦館第的話，說了一遍。伯蓀道：「這也很好，你盡可去，再不要胡思亂想了。」北山不語，停一回歎道：「吾這回來，懊悔不及了。」伯蓀道：「有什麼懊悔呢？你的心，我很知道。吾當初的念頭，想請你教教兩個小兒，你不嫌菲薄，倒可以日日聚面。」

繼而一想，吾在京一年，用度也不省，你知道吾家裡並不是什麼有錢的，只好刻苦些過日子。兩個小兒自己教了，一年也可以

省一二百兩銀子。況你在吾處，吾又沒有勢力提拔你，也不是個了局。你還是去就宗室，常日子巴結些，以後好想法。就是吾與你一城之隔，也時時可以相見的。」北山不做聲。伯蓀又道：「吾今日已去看了兩處房子，一所就在後面，房錢太貴，且沒有馬號。一所在官菜園上街，有二三十間房子，房價也不多，吾就定下了。這數日就要搬去。你今年且搬來伴我住過年，好麼？」北山大喜，連聲應了。伯蓀催他回去。

到了第五日，伯蓀移居官菜園，收拾一間書房，留北山住下。二人逐日盤桓，倒也快活。北山便將滿腔心事，放下了一半。歲月如箭，不覺已近殘年。那時年映已來拜過北山，送了聘帖。北山也去回拜了。到了除夜，樂家內堂結了燈彩。伯蓀請老太太率領夫人子女，在神前上供。正在熱鬧，北山一人在書房，觸動心事，無限淒涼。少頃，伯蓀出來，吩咐開飯，二人酌酒閒談，北山言語模糊，大非往日。伯蓀覺著，想替他排解幾句，只是無語可說。一會吃過飯，伯蓀進去，取了幾幅硃砂箋，喚僕人磨就墨，請北山寫了三幅春聯。

一幅大門上的是：農部官閒求稼穡；江亭地近接蒹葭。

一幅宅門上的是：且將清酒酬佳節；莫遣風塵化素衣。

一幅馬號上的是：未卜此生老驥櫪；可知何事因鹽車。

北山在樂家過了年，新年內拜年團拜，忙了半個月，便近年映家開館的日期了。北山搬行李進城，即辭伯蓀，心中依依不捨，含著眼淚。伯蓀忙勸慰道：「吾趁上衙門的便，時時去看你。你歇了半月十日，也好出來同吾談談心。吾這牀鋪不拆去，留著等你呢！北山勉強答應，便進城去了。這一去，有分教：客病纏綿，聞得顛翻風浪；秋光黯澹，頓看倒轉乾坤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